

「獅王」孖寶注入新元素 助傳統行業覓新路

舞出真功夫 紮作傳港味



近年部分香港人常把「本土」掛在口邊，定義卻言人人殊。有人打起「本土文化」旗號宣揚「排外」及「封閉」的主張，也有人硬將之扭曲，要與濃濃的家國及文化傳承割裂，實質上卻對「本土」的發展以至整體社會造成傷害。香港「一代獅王」夏國璋的兩名兒子，分別繼承了舞獅及紮作兩項深具價值的傳統行業文化，努力打拚為香港「本土」注入新元素，希望得以配合當代社會尋找出路，並薪火相傳至下一代，真真正正為「守護本土」出一分力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

「獅王」夏

國璋家族龍獅隊成立逾90年經歷四代，是香港節慶舞獅的代表人物，長子夏德建繼承家業，繼續將舞獅文化發揚光大，近年再由夏德建兒子夏敬文接棒，進一步引入青春元素，吸引年輕人及學生接觸舞獅，讓其薪火相傳；夏國璋另一位兒子夏中建，則謙稱自己並非舞獅材料，年輕時跟隨「花燈大王」梁有錦學藝，如今成了香港有名的「紮作大王」，60周年國慶大燈籠、全世界最高花炮等均出自其手，最近還以《西遊記》為題材，紮出唐三藏、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僧四師徒，農曆新年期間在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展出，展現傳統花燈紮作手藝。

舞獅舞龍及不同類型的紮作工藝，全部位列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，幾位夏師傅毫無疑問是傳承本土文化的重要一員。夏中建指，希望多盡社會責任讓更多人認識紮作，所以閒時會與社企或政府項目合作，開免費班教授小朋友。他亦將於中秋節籌備紮一棵大型樹幹，再經少年警訊及學校，教導師生紮作楊桃等不同生果，目標集合約3,000個作品，再一起掛到樹上，「裡面既包含親子活動，又有文化藝術成分，市民得益之餘作品也可成為本土地標，更有望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」，真正為「本土」出力。

助「本土」發展 引入大馬鼓樂

對於「本土」屢被胡亂利用，甚至農曆新年期間的旺角暴動，也是以「幫助本土小販」作藉口，實質卻是仇恨暴力的政治宣洩，夏中建



■夏浩文憶述自己在小六時創作第一個兔仔燈籠自娛。曾慶威 攝

感到痛心，認為有關人等只是「巧立名目」，而非真心要為維護本土文化，「假如有心幫助小販，大可以籌劃租借場地，大搞本土文化區。」他又表示，保護本土文化亦要顧及他人感受，以及遵從社會秩序，並非掛着「本土」就是「大晒」，強調對這些搞亂社會的行為不能苟同。

一些人舉起「保護本土文化」旗號，實質做的卻是文化上的「排外」及「封閉」，甚至偷換概念混上分離意識，要與內地及傳統中華文化割裂；夏德建及夏敬文父子卻道，只將眼光放諸香港是故步自封，無助本土文化的發展，「以舞獅為例，傳統佛山鼓樂節奏快，加上沒有鼓譜，很難上手，為了降低學習舞獅的門檻，我們引入馬來西亞十八路鼓樂，學生兩至三課即可學會基礎。」

與內地互相交流才有進步

夏德建強調，引入新事物不代表摒棄傳統，佛山鼓樂仍會保留，由淺入深吸引年輕人一步步接觸舞獅，先培養興趣再教深層次的技巧，這樣更能做好文化傳承。夏敬文續指，讓更多人認識舞獅是推廣普及這種文化的不二法門，而內地市場毫無疑問較香港大，甚至有大學課程專門教導舞獅，故有必要跟內地互相交流，才有進步。他又慨嘆，「本土」的意義在於保留香港特色，感歎最近「本土」卻往往跟「衝突」、「鬧事」等字眼掛鉤，給人負面印象，也對社會及香港經濟造成衝擊，擔心社會因此變得落後，亦無助維護真正的本土文化。



■夏中建表示願盡社會責任，讓更多人認識紮作行業，傳承文化。曾慶威 攝



■夏德建即席示範如何舞好獅頭。曾慶威 攝

「師父教幾多就識幾多？死得」

淘汰危機

香港本土文化繼承了中華傳統的悠長歷史，而隨時間及社會變遷，往往衍生及轉化出不同的特色。對於紮作及舞獅行業，一路走來早已變化幾番，據幾位夏師傅所言，過程中需要的是與時並進不斷優化，否則可能面臨被淘汰，追上及進入新的時代，正是當中的生命力所在。

■夏德建（右）及夏敬文（左）分享兩代練獅情況。記者 曾慶威 攝

投身紮作三十多年的夏中建指，早年紮作師傅分兩類，「『明寶堂』專造花燈、花炮、獅頭等節慶用品，『靈寶堂』則專造喪葬用品」，因性質差異兩者壁壘分明，後來人手短缺才會混合來做。行內發展也與香港及內地互動密切相關，由於文革年代反對迷信，令香港吸納大批紮作師傅，一度成為行業大本營，及至改革開放後，業內人又重新回到內地設廠。他提到，現時紮作生產也有作兩地分工，一般紮作「行貨」會於內地生產，而一些「特別訂單」則會在港製作。

與時並進 放手讓年輕人試

夏中建強調，紮作業必須動腦筋追上時代才能生存，例如「當年的『大牛龜』電視機，今日已全部變成LCD超薄電視，十多年前時興中國帆船，現在已被遊艇取代，假如師父教幾多就只識做幾多，

死得」。

另一邊廂，傳統舞獅亦經歷過不少變化，夏德建指當年父親夏國璋為舞獅紮作時更靈活，手起刀落將傳統的12英尺長獅變成8英尺短獅，其後又引入梅花高樁，為舞獅表演帶來新氣象。至近年，行內甚至加入Hip Hop舞獅及LED閃燈舞獅等「新噱頭」，將舞獅文化帶入新時代。

夏德建笑言，假如父親看見此等新潮玩意，「肯定會把我活活打死」，又坦言自己最初從兒子及媳婦口中聽到這些建議，其實也不太接受，「跳舞還跳舞，舞獅還舞獅，兩者混合聽起來不倫不類」，但他還是放手讓年輕一輩嘗試，事實證明這些新構思能迎合年輕人口味，證明與時並進才是傳承傳統的最佳方法。 ■記者 姜嘉軒

怪客要紮雀 問如何辨雌雄

行內趣事

作為紮作、醒獅這類傳統行業的老行尊，夏中健及夏德建分享了行內的禁忌及趣事，前者遇過不少要求古怪的客人，有人要求他紮作可脫衣、可看見全身的女人，也有人要求造一對畫眉鳥及鳥籠，客人收貨時更細問：「邊隻係公？邊隻係雌？」令他哭笑不得。

昔沾血停工 今百無禁忌

訪問時正全力趕製馬來西亞佛船的夏中建，聽到記者查問行內禁忌，便停下手上的工作，展示手掌上一道道被竹笏割損的傷痕，「按傳統規矩，若當日工作沾血就要停工，假如血沾到佛船上，傳聞它被焚化後，會把血的主人一併『帶走』。」不過禁忌還禁忌，夏中建坦言「手停口停」，多年來幾乎所有禁忌都犯過，已是「百無禁忌」。

至於喜慶場合常見的醒獅表演，亦有其規矩和禁忌。夏敬文解釋指：「若兩館醒獅碰面，為表禮讓，兩獅都會伏低，以示尊重對方獅館。醒獅一般會向左右三方叩首示意；把持獅頭者，會由獅口伸手出來互相握手，表示友誼，最後才互相退開。」另一方面，醒獅將鬚代表自大，咬對方尾巴則有視對方為雌獅的挑逗意思，隨時會引發打鬥。夏德建分享趣事時指，十多歲時，他以小師傅身份帶隊往街市舞獅探青，到步看見水盆內除了生菜還有一條鯉魚游來游去，傳來陣陣腥味，儀式卻要求獅頭探青後飲一口水再噴出來。結果在探青時，他原想把鯉魚先撈起，「但牠卻轉來轉去，後來更跌在地上，心急起來更錯腳將牠踏死，只好連忙放入獅口裝作吃掉。」

當日他回家後向父親求救，對方教路指，事前應準備一個大膠袋及一支瓶裝水，前者用於捉魚，後者則充當噴水道具，「還可以用煙砌出『年年有』三個字，接着把捉來的鯉魚放在最後，象徵年年有餘，不能把人家的魚踩死。」經一事長一智，夏德建笑言舞獅生涯中「執生」故事多不勝數，但都能一一克服，最重要是在遵從傳統的前提下隨機應變，才是成功之道。 ■記者 姜嘉軒



■曾有客人問籠中畫眉「邊隻公邊隻雌？」

「瘦仔」舞獅強身 努力回報「惡師公」

未來傳承

本土文化需要傳承及發揚光大，其中勞工子弟中學約在6年前開始設立龍獅興趣小組，3年前更將其列入體藝課程，由夏國璋龍獅團執教，供中一二學生選報，每逢周五上課。「師公午安！」各同學見夏德建步入班房隨即排隊立正，聽候師公指令開展訓練。他們先隨夏德建完成15分鐘熱身運動，然後取出獅頭、鼓、鈸、鑼等工具，即席在師公面前練習舞獅。

隨着鼓樂聲響起，兩獅起舞，其中一隻獅頭在表演的最後關頭竟然犯下大錯，將祝賀揮春反轉打開。夏德建見狀即上前教路，又指點學生舞獅頭要有勁。同學們虛心受教，因應自己的崗位作專門練習，表現落力。在表演中「撞板」的中一生許史哲，學獅僅半年，犯錯情有可原。他指自己向來瘦弱，父母都驚訝他願意學習舞獅，他則想透過這項傳統技藝來強身健體。他雖然覺得師公有時很惡，卻也明白「嚴師出高徒」的道理，並答應要努力練習回報師公。

舞獅尾的中二生郭超凡，因看



■夏家舞獅歷史悠久。曾慶威 攝

過舞獅表演覺得「好型」，順理成章加入學藝，這讓他學懂團隊精神及與人溝通。打鼓的中二生周焜峰指，鼓手主導獅子的動作，也引領着鈸、鑼的節奏，猶如領頭。

他記得師父夏敬文說過，過去龍獅活動常被誤會跟黑社會有關，但現在社會都認同這是有健身心的活動，父母都很支持。師公夏德建是學生眼中的「嚴師」，他笑言自己對比上一輩的教法而言，已經很客氣，「以前師父的說話就是『聖旨』，不遵從會被打藤。」其子夏敬文舞獅時亦常被父親罰馬馬，間中也有體罰，但他認為現代的孩子根



■夏德建桃李滿門，傳揚本土舞獅文化。曾慶威 攝

本受不了，故採用活動教學，跟他們如朋友般有傾有講，最多只會罰做掌上壓等體能訓練，當中見證了三代人學獅的轉變。舞獅成功殺入年輕人圈子，但另一邊廂的紮作行業卻面對青黃不接的問題。

紮作青黃不接 殯儀館嚇走人

夏中建透露，曾有空姐自稱對紮作很有興趣，試工兩個月已放棄；另一個19歲少年，更是做兩日已叫辭工。負責人事招聘的夏太感嘆指，很多人過不了「出入殯儀館」這心理關口，「有中年太太應徵跟車送貨，卻講明『只能跟車到（殯儀館）門口』，不入靈堂，結果是

去過一次殯儀館就受不了，3日後辭工。」

夏太指有些人很抗拒去殯儀館，有人甚至會頭暈，加上紮作工作辛苦，空缺長期無人問津，只能以家庭式經營。夏中建的兒子夏浩文中學畢業後繼承家業，笑言紮作「搵到食」，已視之為終身職業。其基本功早已學全，還會為產品注入新元素，「無論是智能手錶還是最新的電視遊戲機，新潮產品全都靠我。」他小六時創作第一個兔仔燈籠自娛，「現在還可以紮吓畀我歲半的兒子玩。」其實，這也是一種文化傳承吧。 ■記者 姜嘉軒